

名 家 解 读 红 楼 梦

敝帚集

红楼梦是一部政治性很强的书，

对康、雍、乾时代的重大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

作者都有极为尖锐的抨击。

但红楼梦又不是一部政治书，而是文学，

是一部文学性、艺术性极高极强的长篇小说，

其成就之高，可列于世界文学之冠。

冯其庸 论红楼梦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敝帚集

冯其庸
论红楼梦

冯其庸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敝帚集：冯其庸论红楼梦/冯其庸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12

(名家解读红楼梦)

ISBN 7-5039-2627-9

I. 敝… II. 冯… III. 《红楼梦》研究-文集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1418 号

敝帚集——冯其庸论红楼梦

名家解读红楼梦

著 者 冯其庸

责任编辑 金 燕

责任校对 方玉菊

封面设计 海 洋

版式设计 刘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8.5

字 数 42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627-9/G·452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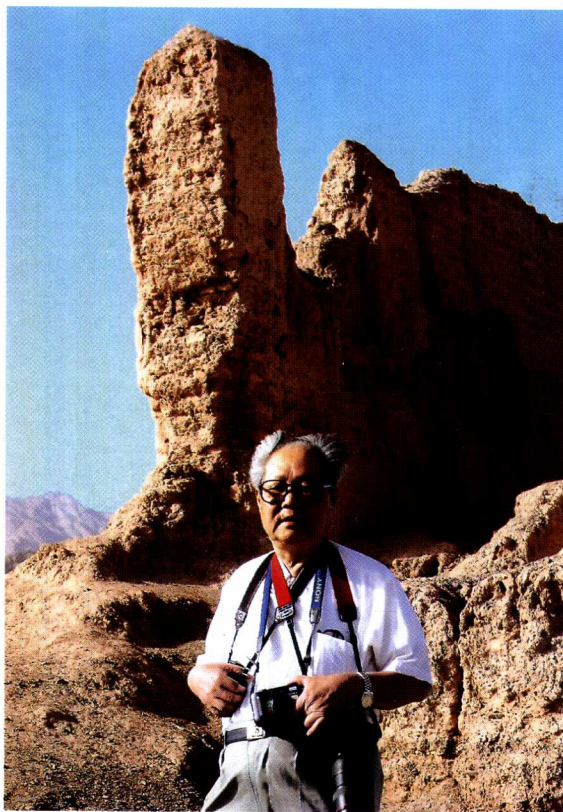
敬

帚

集

寅


作者手写书名



2004年9月12日下午，作者在新疆库车考察唐玄奘到过的昭估釐大寺。该寺始建于东汉，唐贞观二年玄奘西行至此（朱玉麒／摄）

末二語最要緊。不是然。情將有
緊。亦未必不見。嘆我上。情可知。氣
數二者。由出。不是。嘉。然。情。將。有。

行爲偏僻性乖張
富貴不知榮業
可憐辜負好韶光
天下無能弟一

那管世人譏謗
貧窶難耐淒涼
於國於家無望
古今不肖無雙

是好事就來免偏
僻了所謂適而不死也

弱抑扶風心較比千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

① 江戸下町、版子

都云作者痴
誰解其中味

觀耕者乃有車圖
之說此處書七年
歲次書本政所為
漢書而通余實受

爲念每只以觀花修竹酌酒吟詩爲樂到是

100

甲戌本《石头记》书影

半日姐：你听说话我因等太的工夫和玉钊兒姐：坐在下房里说话兒誰
知趙姨奶：拍手兒叫我：只當有什麼話說原來他和太：苦了假出去給他兄弟
伴宿坐夜明兒送殯去跟他的：小頭子小吉祥兒沒衣裳要借我的月白假子秋
兒我想他們一般也省兩件子的往藏地方兒去恐怕弄臟了自己的捨不得穿故此
借別人的借我的弄臟了也是小事口是我愁他素日有些什麼好處到偌們跟前
所以我说了我的衣裳簪環都是姑娘叫紫鵲姐：收着呢如今先得去告
訴他還得回姑娘呢姑娘身上又病着更費了大事誤了你走出門不如再轉借罷
紫鵲嘆道你这个小東西子到也巧你不借給他你往我和姑娘身上推叫
人怨不有你他這會子就下去了還是等明日早後去雪雁道這會子就去的
只怕此時已去了紫鵲點點頭雪雁道姑娘還沒醒呢是誰給了宝玉氣受坐在那

「叫我吃了虧又有何好處說着竟自己聒了代玉听了这话口内虽如此
说心内未常不傷感待他聒了便直泣了一直至天明方打了一个盹儿次日
勉强盥漱了吃了些燕窝粥便有賈母等親來省視了又囑咐了许多話目
今是薛姨媽的生日自賈母起諸人皆有祝賀之礼代玉亦早備了兩色針線送去
是日也定了一班小戲請賈母王夫人等独有宝玉与代玉二人不曾去得至
晚散時賈母等順路又瞧了他二人一遍方回房去次日薛姨媽家又命薛蝌陪
諸夥計吃了一天酒連忙了三四天方完備因薛姨媽看見邢岫烟生得端雅
稳重且家道貧寒是年釵荆裙布的女兒便欲說与薛蝌為妻因薛蝌素
習行止淳養又恐遭過了人家的女兒正在躊躇之際忽想起薛蝌未娶看
他二人恰是一对天生地設的夫妻因謀之于鳳姐兒鳳姐兒嘆道姑媽素

烟蘿而鳥步韓別登蒲而氣行五雲神服之食張舞連心之味若素女約
 于桂岩燈妃迎于蘭清弄玉吹笙寒響擊鼓微萬歲之妃啟驕山之姥
 呈洛浦之靈獻作咸池之舞潛赤水兮龍吟集珠林兮鳳舞愛識匪簾營
 餐輒手霞城及旋手去國阮貽微而若通復氣靈而倏阻离兮今烟雲
 室葦方露雨度靈劍兮星高溪山麓兮月午何心意之怍兮若寤寐之
 胡兮余乃乾歎帳望立弟傍俚人語兮寂歷天籟兮負雷鳥驚散而
 嬰魚喙嚙以響誌兮是禱成礼兮期程嗚呼交我尚
 餐
 讀畢速焚帛重若沈依：不捨小奴催至再四方絕回自息听五月



石頭記

投鼠忌器室玉情賊 判冤決獄平光情種
 息湘雲醉賦芍藥詞 歡看菱情解石榴福
 壽怡紅群芳鬧夜宴 死金丹獨脫理親長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悲嫁柳二郎
 情小妹恥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吳小巧用借錫殺人 覺大限來生金自述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第五回 至七十四回 內敘字兩回
 脂硯齋九回開評道 庚辰秋月定本

通靈玉所願和
尚二偏即利靈
應抵却前回若
干歲子及語錄
識辨偽子正所
謂物各有主也
實不能得見寶
玉懸崖撒手文
字為恨
丁亥夏
時笈叟

吳天兩極之恩如何得報災殺初而喪父母者
了珍寶一般旋熟了米湯未與他二人吃了精神漸長邪祟稍退一家子終
把心放下來李宮裁並重爵三鸞薛寶釵林黛玉手兒接人等在外間聽信息
倒得吃了米湯有了人事別人未開口林黛玉先就念了一聲阿弥陀佛寶
釵便回頭看了半日嘆的一聲笑眾人卻不會意寶釵道：「好，好，好，笑
什麼？」寶釵道：「我笑如來佛比人還忙又要講經說法又要普渡衆生這如今
寶玉鳳姐，病了又嫌着還顧顧福消災今饒好些又管林姑娘的姻緣，你說
忙的可笑不可笑林黛玉不覺的紅了臉哼了一口道：「你們這些人不是好人
不知怎麼死再不肯有好人學只跟着鳳姐嚼舌頭的學一面執一面揀算
弄出去，不知端詳且听下面分解」

此回書因才幹筆竟太露引出事來作者頗心為妾之棄竟人為鑑

我与《红楼梦》（代序）

我最初接触《红楼梦》是1943年我读无锡工专高中一年级时，那时有位范老师说《红楼梦》尽是讲做诗的，你喜欢做诗，去读《红楼梦》吧。但我读后却不感兴趣，因为《红楼梦》不是讲做诗的。

1946年，我考入无锡国专，那时著名的老师很多，如王遽常、朱东润、冯振心、吴白匋、周贻白等，1948年我转到上海无锡国专分校，由王遽常先生授诸子学，讲《庄子》，由童书业先生讲秦汉史，由顾佛影先生讲诗学，由王佩琤先生讲地理学，由刘诗荪先生讲《红楼梦》。这是我在课堂上正式听讲《红楼梦》的惟一的一学期。但那时听课很自由，想不听就不听，而我正着迷于词学，整天在顾廷龙先生的合众图书馆里撰写《蒋鹿潭年谱》和《水云楼诗词辑校》，所以刘先生的课，听了开头几堂就没有再听，但研究《红楼梦》是一门学问这一认识，这时算是确立了。

我真正读《红楼梦》是1954年到北京以后。我刚来北京就碰上批判胡适、俞平伯先生的运动。自己略无所知，只是认真地跟着学习，结合各人的文章，反复读《红楼梦》；也对别人的文章作比较研究，实际上这是我认真读《红楼

梦》的开始，但却没有作研究。

1966年“文革”开始，我首先受冲击，也遭到了“抄家”，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虽然很气愤，但毕竟不是我一人的遭遇。令我气愤而又吃惊的是把我的《红楼梦》抄走，而且当黄色书展览。这对我的刺激很大。因为明明在文学史课上都讲了《红楼梦》，怎么一下就把它作为黄色小说示众了呢？我生怕这一阵风刮向全国，会把这部巨著毁了，所以不管我当时正在受批斗，每天夜深人静以后，我就用毛笔据影印庚辰本《石头记》，依原著行款朱墨两色抄写。因为每天只能深夜抄写，所以整整抄了一年。这一年的抄写，是我真正深入《红楼梦》的过程，联系当时社会的混乱状况，特别是许多朋友和熟人挨整后愤而自杀，我每每抄书到动情之处，不禁掩卷痛哭；到抄完这部书，我自觉从思想上与曹雪芹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相通了许多。我最后抄完了重读此诗时，忽觉这四句话实在就是一部《红楼梦》的最好的概括，此诗既是开头，更是全书的总结！从此以后，我大概算进入读《红楼梦》的真境界了。

1973年到1974年，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评《红》热潮，我由北京市委调去参加评《红楼梦》的写作组，当时一起调去约有六七个人。确定了全书的章节后，就由大家分头撰写，我写的是全书的“序言”、“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二百年来围绕着《红楼梦》的斗争”这三章，后来这三章收入我的《梦边集》。现在回头看二十多年前写的这些东西，自觉可以覆瓿。一是当时还是“文革”后期，评《红》都是以毛泽东主席对《红楼梦》的一些批示作为依据的，市委组织这个写作班子，其目的也就是要以毛主席的指示为根据来评论《红楼梦》，所以不可能真正深入地研究《红楼梦》，只

能停留在表面理解上；二是我自己对《红楼梦》的理解还有待于深入。不久前有人竟把我们当时写的这本书当作政治罪状来指责，不禁使我为之哑然失笑，他不知道这种故技早已过时了！

当时，我写完了这三章后就提前离开写作组，到社科院历史所的范文澜《中国通史》编写组去工作了。

我去社科院历史所参加范老《中国通史》的编写工作，要感谢黎澍同志和李新同志，他们为了调我去历史所，不知花了多少力气，有一段时间，黎澍同志一早起来就坐在电话机旁边向有关部门催调，而李新同志则不时给我电话，告诉我期在必去。虽然我去工作了一段时间，但终未调成，然而这两位前辈的殷殷爱护之情，我是终身难忘的。

1974年，袁水拍同志担任国务院文化组的副组长，有一次，他特地跑到铁狮子胡同一号我的住处找我，说要考虑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文化事业，并提到古籍整理的问题，我就建议校订《红楼梦》。他经过认真思考，觉得可以，就要我先起草一个报告，等李希凡同志从西安回来一起讨论。我很快就起草好了给他送去，后来这个报告由国务院批准了。由水拍同志担任校订组组长，由李希凡同志和我担任副组长，同时就向各地借调了一批研究《红楼梦》的专家，于1975年正式开始这项工作。这项工作正式进行了一年左右，到1976年初，不少借调来的同志都回原单位，最后只剩我和吕启祥、林冠夫继续做校注工作。1976年也是社会和政局最动荡的一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到4月5日发生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群众运动；7月6日朱德总司令去世；7月28日，发生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10月6日凌晨，江青等“四人帮”被捕，“四人帮”彻底垮台。在这样剧烈动荡的情况下，我

们的校注工作也只好时断时续。不久，贺敬之同志出任文化部长，他再次肯定并指示校注《红楼梦》的工作不能停，因此这项工作得以继续进行下去，直到1982年此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我对曹雪芹家世的研究

从1975年到1982年整整七年，我一直在从事《红楼梦》的校注工作，校注工作中遇到很多具体问题，例如曹雪芹的家世和祖籍问题，《红楼梦》的版本问题等等，结合当时的工作我依次研究了这些问题，并写成书得到了出版。我最早研究的是曹雪芹的家世和祖籍的问题。

曹雪芹的家世和祖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究竟从何下手，颇费斟酌。恰好我的朋友外语学院的鲁宝元同志来看我，提到了有一部《五庆堂曹氏宗谱》，上面有曹雪芹上祖的世系。我说这部书曹家早已献出去并且已经在“文革”中丢失了，我在1963年故宫文华殿举行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文物展览时，曾经隔着玻璃柜看过，现在要研究它，已经没有原始资料了。鲁宝元同志说，他知道在曹仪策先生手里还有一本底本，也是老本子，他可以帮我去向曹仪策先生商量，借出来进行研究。过不了几天，他就来陪我去看曹仪策先生，曹先生一口答应将此谱借给我，他说过几天给我送去。果然没有几天他就将《五庆堂曹氏宗谱》送来了，在我手里留了一个月，我为他写了跋文，并录了副本，拍了照片，以备研究，将原本归还了他。

我对曹雪芹家世的研究和《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的研究，是从查实谱上人物入手的，结果却查出来一系列重要的文献资料，大大充实了我的研究。现将这些文献资料和我的

研究结果概述如下：

一、《清太宗实录》卷十八：

天聪八年甲戌（明崇祯七年，1634）条：

墨尔根戴清贝勒多尔袞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
因有功，加半个前程。

这是清代官方文献资料中有关曹雪芹上世的最早的一条史料。这条史料的价值：一是，它说明了曹振彦此时已归到多尔袞属下，这是他后来发迹的一大契机。根据《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天聪四年四月的时候，曹振彦在额驸佟养性部下当“教官”，佟养性的部队是“乌真超哈”（汉语为重兵），是督造红衣大炮的。佟养性所率的都是“汉军”，佟养性是“汉军”总理，故曹振彦当时也该是“汉军”；但到天聪八年，他已到多尔袞属下，入了正白旗。这一变化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佟养性于天聪六年死的缘故。但应该注意到天聪四年九月的《玉皇庙碑》上，曹振彦已是“致政”。经研究，“致政”就是“致仕”。也就是“退休”。曹振彦此时尚是少壮之年，不可能退休。那么这时或许他不属佟养性的部下也未可知，这个问题还得等有更新的文献资料出来，才能解决。二是，它说明曹振彦此时已升为“旗鼓牛录章京”即“旗鼓佐领”了。按“旗鼓”是指作战部队，以与“管领下人”——从事生产的农奴、工奴相区别。“佐领”是掌握三百人的军职，是有实权的。正白旗属上三旗，归内务府。所以入关后其子曹玺、孙曹寅都属内务府，其原因即在此。三是，它说明曹振彦“因有功”，又升了半级。当时明金双方

战争频繁，曹振彦的“功”自当是战功，在此之前天聪五年有大凌河之战，曹振彦也可能是参加这次战争而立功的，是否如此，亦当待有确切的资料才能论定。

总之，这条天聪八年的材料，是研究曹雪芹家世的非常重要的资料。

二、两篇《曹玺传》

1. 康熙二十三年未刊稿本《江宁府志》卷十七《曹玺传》：

曹玺，字完璧，宋枢密武惠王裔也。及王父宝宦沈阳，遂家焉。父振彦，从入关，仕至浙江盐法道，著惠政。公承其家学，读书洞彻古今，负经济才，兼艺能，射必贯札。补侍卫之秩，随王师征山右建绩。世祖章皇帝拔入内廷二等待卫，管銮仪事，升内工部。康熙二年，特简督理江宁织造。江宁局务重大，黼黻朝祭之章出焉。视苏杭特为繁剧。往例收丝则凭行佞，颜料则取铺户，至工匠缺则金送，在城机户有帮贴之累。众奸丛巧，莫可端倪，公大为厘剔。买丝则必于所出地平价以市；应用物料，官自和买，市无追胥，列肆案（安）堵；创立储养幼匠法，训练程作，遇缺即遣以补。不金民户，而又朝夕循拊稍食。上下有经，赏赉以时，故工乐且奋。天府之供，不戒而办。岁比祲，公捐俸以赈，倡导协济，全活无算，郡人立生祠碑颂焉。丁巳、戊午两督运，陛见，天子面访江南吏治，乐其详剖。赐御宴、蟒服，加正一品，更赐御书匾额手卷。甲子六月，又督运，濒行，以积劳感疾，卒于署寝。遗诫惟训诸子图报国恩，毫不